

吳稚暉先生的文化背景

程滄波

本文為去年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時，在江蘇同鄉會紀念會中講辭，茲經整理完成，今年吳先生逝世屆辰將屆，特此投登東方雜誌，重伸哀感。

作者附識。

今天我們紀念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，吳先生的形骸雖然離開我們已久，而且日月遞嬗，音容愈邈。但我們深信他的精神，正是山高水長，彌久彌深。無疑的，吳先生是近代中國的偉人。他的偉大，是他脫落歷史上的羈絆，在文化中淘鍊出他的獨特人格。以前有人把他比擬於法國大革命前的大思想家伏爾泰，就着眼在他富具傳統的文化中，能在傳統的羈絆中跳出來。

由吳先生自述的歷史中，可以窺見他的早年，完全在傳統的環境中打滾。譬如他早年所從事「科舉」努力，和跟隨科舉而起的各種生活，我今天想講的便是他的文化背景。吳先生是常州府武進縣人，因為他的家鄉雪堰橋，是鄰近無錫縣的一個鄉鎮。再加他幼年在無錫外家長大，所以他的講的一口無錫話，外間常稱他是無錫人。無論是武進或是無錫，他是常州人。常州一府有八縣，包括首縣武進及陽湖兩縣，無錫的無錫與金匱兩縣，宜興的荆溪與宜興兩縣，加上江陰和靖江兩縣。在江蘇，政治中心，一在南京，一在蘇州。而文化中心則在江陰。舊時的「學政」駐在江陰，吳先生少年時，曾在江陰南菁書院住讀過幾年。他中學是光緒辛卯年，是為光緒十七年。查考南菁書院的學友錄，他在南菁書院的年代，是光

緒十六年。稚老平昔對南菁書院的教育，常常喜歡提到；尤其是定海黃以周先生（字元同）。「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」是黃先生書房裏的匾額。那匾額中的兩句話，對稚老一生的啓示，有極大的作用。所以今天談到吳先生的文化背景，有兩點是特別應當提到的：第一是常州；第二是南菁書院。常州學派在明清兩朝是有特殊風格的，常州學派治經、講理學、能文章。常州的學風，尊德性與道問學是兼收並容。明清兩朝，常州人文興盛，而且人才的豐富，經學、辭章、算數、輿地乃至詩詞，均有獨特的成就。現在為了扼要說明，容許我引用龔定盦的詩：「乾嘉輩行能悉數，數其派別徵其尤，易家人人本虞氏，忠維戶戶知何休。聲音文字各交與，大抵鐘鼎工冥搜，學徒不屑譚賈孔，文體不甚宗韓歐。人人擅妙小樂府，爾雅哀怨聲能過，近今算學乃大盛，泰西客到攻如讎。」（常州歌）龔定盦又稱：「天下名士有部落，東南無與常匹儔。」可見在嘉道間，常州學派的光芒萬丈，還是為全國士林所嚮往。否則不能贏得當時名流如龔定盦輩如此的頌揚。吳先生晚年談及南菁書院，還是十分敬服。所以我的忖度，南菁書院對他學生學術修養的影響是極大的。今天在台灣，要搜集一點南菁書院

的史料，是極不容易。初來台時，在友人處借閱抗戰時期在舊京北平出版之「中和月刊」，內載吾鄉趙椿年（劍秋）先生所寫「覃畢齋師友小記」。趙先生於光緒十年甲申科試後，「調赴」南菁書院肄業，前後四年。趙先生中光緒二十四年戊戌進士，曾出任九江府知府，入民國後，曾任財政部次長及審計院副院長，與院長莊蘊寬同官，前後九年，他那篇師友小記，對南菁書院內容，有相當翔實之記載，茲摘要引錄如左：

「南菁書院之規制，觀學海，詁經（書院）尤為闕美。光緒十年以後，吾蘇文獻，幾可取徵於此。漱蘭師（學使黃體芳）提倡之功，實不可沒。後雖改為中學，餘韻猶存，今聞已炸燬，則遺蹟蕩然矣。……」

「書院在江陰縣城內中街，為瀟水師營協鎮游擊兩署故址。取朱子子游祠堂記，「南方之學得其菁華」命名，建立院舍七進，為課生齋舍，及掌教住宅。課分經學古學兩門，各設內課生二十人，分居訓詁詞章四齋。每齋十人，設齋長一人。堂舍始於光緒八年九月，成於九年六月，是為南菁書院之始。……書院之經費，先由漱蘭師捐廉為倡，同官咸起相應，共得錢三萬三千串。分存常州府屬八縣各典中，月息一分，以為課生膏火，因內課生月支膏火五千元也。十四、五、六三年，由蘇紳費學會，姚文枬、盛康、陳美棠、鄭惇五等，先後捐助川沙南通等處沙田，約五萬畝，是為書院經費之基本。……書院正中，樓上下十間，下為客座，上為藏

書樓，中奉鄭君朱子栗主，漱師撰聯云：
東西漢、南北宋、儒林文苑，宣大成於二
先生。宣聖室中人，吾黨未容分兩派；
十三經、廿四史、諸子百家，幸總目之萬
餘種。文宗江上閣，斯樓應許附千秋。
樓下漱師聯云：

東林講學以來，必有名世，
南方豪傑之士，於茲為羣。

又江督左文襄聯云：
讀志多忘嗟老大；

讀書有味且從容。……

「書院於光緒十年秋開課，掌教為南滙張嘯山先生（文虎），到院兩月，以足疾辭歸，（乙酉年（光緒十一年）卒，年七十八。）即改延定海黃元同（以周）先生，在院凡十五年，至戊戌歸隱於仁和半山之下，己亥十月十七日卒，年七十二。益吾（王先謙）師幕中，有慈谿林晉履先生頤山，元同師亦時請其閱古學卷，後與江陰繆筱珊年丈（荃孫），均分主古學講席。過此則為學校時代矣。書院首次甄別，以「南菁書院崇祀高密鄭君朱子栗主議」命題，因鄭君朱子抬頭，寫作兩行，有誤作兩題者，傳以為笑，惜未見其文，不知南菁書院崇祀一節，如何措辭也。甄別經學首選，忘其何人，古學題為「七洲洋賦」，劉葆真首列，其時尚名毓麟，後改可毅。……

元同師之為教，經學則漢宋不分，理學則朱陸不分。惟求其是而已。及門中，於蔚芝（唐文治）及余，極所期許。刻所著「禮書返故」時，列分校諸生之名，令蔚芝校第一卷，余校第二卷，所以勉之也。禮書通故者，師病秦氏五禮通考，吉禮好難鄭，軍禮太阿

鄭。乃折衷眾說著此書，閱四十九年而後成者也。師在校講實之語甚多，不能悉記。僅就乙酉日記中講「先立乎其大」一事，錄之於左，以見一斑：

是日見師言，前日古學題「讀陸象山先生先立乎其大說」，都將象山一概抹倒，不知象山之學，亦有是處，如決去世俗之見一語極是。今人惟不能決去世俗之見，是以為學不能靜專。晚間命蔚芝與椿進講，師言先立乎其大，孟子曰思則得之，正當體驗一「思」字，如今庸夫俗子，終日營營，未嘗不思，然盡是游思妄念，何嘗能立，可見象山決去世俗之見之是。孟子之思，是生於靜時體認得四端真切，動時能見仁謂仁，見智為智，自然能立，此大學所謂知止之學也，故初學做功夫，先當自己體認。（下略）：

南菁書院於清光緒十年成立，首創者為黃體芳，繼任主持者為王先謙，均係當時江蘇學政。至光緒二十七年，由學使李殿林，改南菁高等學堂為江蘇全省高等學堂。關於南菁史料，在台灣編查江陰縣志、江蘇省志，均是一鱗半爪，言之不詳。趙劍秋先生這一段筆記，可謂第一手詳盡的史料。我上面所引錄者雖僅及原文十之二三，但關於南菁書院的內容，可稱囊括無遺。讀史的人請注意南菁書院供奉兩位栗主一牌位，一位是鄭康成，一位是朱熹，更注意上引黃體芳的對聯，那是把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的派別脈絡，都包括在內，而南菁的宗旨則兼收漢宋，並容朱陸。趙先生於光緒十五年離院，吳先生入院大概在十六年，

所以兩人未曾在南菁見面，而且趙記稱「無錫吳稚暉」，可見相知不深。吳先生在南菁確實的年數，已不可考。但光緒十七年吳先生中式舉人後，也許還在南菁就一個時期。看了南菁書院的內容，尤其黃以周先生的教學方法，乃知當時書院教育的實質，是兼有今日西洋學府研究院及我國禪宗叢林的規格。吳先生在晚年，常提及黃以周先生，可見黃先生傳世時對學生思想影響力之深鉅。吳先生雖然在少年時，曾經努力於舉業，但其後口中絕少談到舉業時期的種種。僅僅偶而露出一點過去的意識，此固由於其革命胸懷對此制度惡絕之甚，一如顧亭林先生提及科舉時之斥責。記得在台灣屢次待談時，他老人家有幾次問及錢名山先生，問他近狀何似，我對以早已歸道山，在重慶開追悼會時，還是請他老先生主祭，那時他重聽已深。連聲稱：「我們江南鄉試的時候，他的氣概還了得。……」言下哈哈大笑。這是科舉時代的下意識，有時候不期然流露出來。論到吳先生的氣象，真所謂「推倒一世之豪傑，開拓萬古之心胸。」但我所體認的吳先生，他的本質是十分敦厚。對世事是悲憤，對後生是絕端愛護。他在病榻中念念不忘他的愛子叔微，都是文化潛力在他身上的發揮。研究一位偉大人物的思想行誼，如果不從他整個文化背景去着手，那種結論必然是膚淺而廓落的，今天在這個紀念會上，我特別選了這一個題目來紀念吳先生，更搜集南菁書院的史料，使世人更明瞭吳先生學術行誼之根源。許多不妥之處，還請各位碩學前輩，賜以教益。